

晓寒 著



字 形  
知 覺

PDG

# 凡人作坊

Fanrenzuofang

晓寒 著

---

辽东文学社出版发行

本溪电脑自动化印刷厂制版

中科院沈阳分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字数:141千 印张:5.8

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

---

主 编:熙 高 责任校对:林 茵

责任编辑:冯金彦 版式设计:晓 寒

书号: BCHLTZ—1992—54

---

定价:4.00元

## 目次

一个青年教师的日记·····	1
街坊邻里·····	11
信 念·····	24
福 禄·····	33
月 夜·····	40
烦 躁·····	50
节 奏·····	61
麻脸上校·····	68
打 糖·····	75

---

荒沟有个跑腿子 .....	80
聊斋新补 .....	92
李逵外传 .....	100
秋日的焦躁 .....	106
世界真奇妙 .....	111
编辑作坊 .....	137
关于《凡人作坊》的批注 .....	177

# 一个青年教师的日记

1982年9月6日 星期一 晴

今天是我报到的日子。

天气非常好。

心情也非常好。

也许，刚刚向社会迈开第一步的人都这个样吧——愉快而又兴奋，似乎总有一股跃跃欲试的情绪。

我清楚当教师很被人看不起，尽管最看不起教师的人也非常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孩子能有一个最好的老师。

你上大学了？真行！在哪个大学？师范学院呀？毕业当老师……啊，啊……行，挺好，挺好。

——你听，语气中满是惋惜和怜悯。对我来说，怜悯和耻辱是同义词……唉，算了，犯不上惹那份气，反正我今天心情非常好，真的，况且又是回到我的母校。

刚进校门就遇见了曲老师。

曲老师！我恭恭敬敬地鞠躬，曲老师，我毕业了，又分配回来了。

哎呀，闹了半天是你呀，前几天就听说了。她惊喜地拉住我的手，可

立刻又松开了，却拍拍我的肩，说，真想不到，出了校门转一圈又回来了，哎，真快呀！我教你的时候，你才这么高……

其实，她并没有实实在在地教过我。中学时，她是邻班的班主任。

来，跟我来！她径直领我进了数学教研室，进门便高声道，喂！新老师来了，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的！

老师们很热情，但多数很陌生。母校的人员变动很大。

这是我的学生！我教她的时候，她才这么高！曲老师喜滋滋地摸摸我的头，她说，这回，咱们数学组可是“四世同堂”了！

9月7日 星期二 晴

早晨，刚刚来到学校，主管教学的梁校长叫我去校长办公室。她曾是我的数学老师，现在虽然鬓发斑白，但看上去仍和原来一样精力旺盛，特别是眉宇间那种认真的神情，总使人想起她当年上课时的样子。

不知为什么，我有点坐立不安，确切点说，心里边还有点怕她。

见我拘谨的样子，她呵呵笑起来，说，怎么这个样子呀？也许是我当初对你们太“狠”了吧！

她倒了杯水递在我手里，说，这回你是故地重游喽！这是你的母校，当然喽，这些老师也都是你的老师，你应该尊敬他们。不过，你现在也是这里的老师了，所以今后我们之间都是同志关系，你不必那么拘谨。拘谨就放不开胆子，就没法做好教学工作。

这老太太尽管说这话时也是那么认真，可却使人感到那么亲切。也怪，我真的不怕她了。

梁老师——不，梁校长，您……

还是叫老师吧。她轻轻捋捋鬓边白发，噢，你要说什么？

梁老师，您分给我任务吧。

她笑了，说，找你来，就是这事——在没有正式上课之前，你得先试讲。和别人不一样，你是咱们学校“文革”后分来的第一个本科大学毕业生，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你呢。第一炮一定得打响。我看了你的档案，你的学习成绩很不错，知识方面不成问题，需要下功夫的是教法。可以多听听课，用心琢磨，在教学上敢于大胆创新，不要有什么条条框框。你很年轻，以后，这里都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现在，咱们这里人员虽然超编，可真正够水平的人并不多。哪都是这样啊，青黄不接。特别是教育，它是基础，丝毫不能含糊哇！所以，教师队伍就更需要加强，更需要不断地吐故纳新……唉，说多啦——你好好准备吧，争取尽快上讲台！

9月10日 星期五 多云转阴

数学组十八个人，除两名年近六旬的“元老”，就得数曲老师了，她自称爷爷辈。我在数学组可谓十足的小字辈。

这些天，曲老师整天喊“四世同堂”，这虽然是句玩笑，可却有意无意地造成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使人总是觉得有些不安，犹如端着水碗走平衡木。

为什么一有人喊暖瓶没水我就要赶快去打？为什么每天我都要早起来打扫办公室？墙上不是有轮流值日表吗？……唉，都怨我自己！梁校长不是说过我们都是同志关系吗——对，从明天起，我要安心备课。

9月11日 星期六 阴有小雨

我没早到校。也巧，正是曲老师值日。她到得很晚，教研室没扫，开水也没打。

周兰，今天是你的老师值日，你咋倒不动弹啦？她瞅着我，半玩笑地

说。

我很难为情，一时竟说不出话。对桌的谢老师说：

快别说了，这些天全组的值日都让小周一个人包了，真让人过意不去。

过意不去？曲老师把已经拿起来的暖水瓶又放回桌子上，说，瞧你说的，学生为老师多干点有什么过意不去的！

谢老师笑着说，小周也有自己的工作呀！现在，我们不是都坐在一个教室里吗？

哼，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学生永远是学生！唐僧取经，沙和尚还得挑行李呢！曲老师索性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水也不去打。

谢老师尴尬地笑一笑。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还得去打水。

9月12日 星期日 多云

今天，妈妈要带我去田阿姨家，我没有去。因为明天就要试讲了，我得好好准备一下。

9月13日 星期一 多云转晴

第一节课，我在电化教室进行试讲。校长、主任和我们数学组的全体教师都来听课（只有曲老师没来，听说她病了，是扁桃腺发炎）。也许是因为经常上台演出的原因吧，或者是因为实习过？反正没有一点慌的感觉。

大家对我的试讲都很满意。老师们很热心，诚恳地提了很多值得注意的问题。最后，校长和主任研究一下，决定就让我去给曲老师的班代



课。

出乎意料，第一堂课极不顺利。

学生的基础太差，对已学过的知识——甚至是上节课刚刚讲过的，可以说是一塌糊涂。我急，学生也急。下了课，他们围住我，问这问那。真可怜——现在毕竟不是十年动乱的时候了！不少同学边问边发牢骚，说曲老师讲课不明白。我不准他们这么说，因为……唉！因为什么呢？同学们说，他们的家长早已向学校反映过这些问题，可是学校始终也没有给他们换老师。

同学们要求我在放学后给他们补课。我有些为难，因为原打算下班后去看曲老师的，中午已经把水果和罐头买好了。可是，看着眼前这一张张带着可怜神情的小脸（至少，我觉得他们挺可怜），我还是答应了。我想，对学生负责，这是我们做教师的本份。我这样做，即使没有去看曲老师，她也一定会高兴的。

9月18日 星期六 晴

教导处李老师喊我接电话。

是田阿姨打来的，真让人不好意思——又是那件事。田阿姨是个热心人，大概我还没毕业的时候，她就跟妈妈提过这事儿。前些天，妈妈试着跟我提过两次，我都支吾过去了。要说从来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那是假话。不过刚刚工作，还没干出什么眉目就开始处理这事儿，总不大好吧？——唉，田阿姨好认真……我哪有时间呀？每天下班后都要给学生补课，这个星期天我已经答应学生了……真难为人，这种场合让我怎么回答？瞧，李老师瞅着我似笑非笑，她一定是听出来了。哎呀，真没办法！

我只得答应田阿姨，下星期天去她家。

9月21日 星期二 晴转多云

晨读后回到教研室，才发现曲老师上班来了。她脸色不大好，大概是身体的原因吧。

曲老师，您的身体好些吧？不知怎的，每逢跟曲老师说话，心里总是不自觉地倍加小心。

嗯。她很冷淡。

我一直没抽出时间去看您……

算了，算了！她打断了我，显出很厌烦的神情，随手从办公桌上拿过一本学生的算草本，信手翻翻，又扔回原处。

我心里好委屈呵。一定是因为没有去看望她，曲老师生我的气了……不过，她一定不知道，我每天都在为她班里的学生补课呀。对，她误会了，要向她解释……可是，现在不行，她脸色不大好……

下了课间操，从操场往回走的时候，谢老师悄悄地告诉我，大概曲老师要调走了，所以心情不太好，让我谨慎一点为好——谢老师真是个好老师，她从不摆架子。当然，我也懂得她告诉我这话的意思。曲老师要调走的事的确使我很受震动。随之心里开始不安起来——怪不得曲老师对我那样冷淡，我刚到这就接了她的课，而她就要被调走，别人会怎么看？是老师不如学生，还是学生挤走了老师？——我心里更加忐忑了。不行，得去找校长，要调，就调我走……我心里乱极了。

我来到校长办公室。

出乎意料，曲老师也在这！她漫不经心地瞅我一眼，我的神经却像被针刺了一下。

有事吗？梁校长问。

呃，有……校长，请您……出来一下。

我心里惴惴不安，不知怎么说。

有话尽管说。校长的平和一如既往。

梁校长，真的要调曲老师走吗？

校长没有回答。

要调，就把我调走吧，千万别调曲老师……我似乎在哀求。

为什么？

因为……因为我是她的学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竟会这样回答。

梁校长似乎看出了我的心理，她笑了，说，古人早就说过，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学生若是都不如老师，那么世界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实话对你说，曲老师确实要调走了，现在正跟她谈。局里的调令上星期就来了，只因为她病了才拖到现在。调与不调，这不关你的事。

可是……

年轻人，哪来那么多的顾虑呀？去吧，安心工作，别的事与你无关。梁校长拍拍我的肩，转身进了办公室。

是自己顾虑太多吗？……我独自站在校长办公室门外，心里乱如麻团……安心工作，别的事与我无关——但愿如此！

9月25日 星期六 阴

差不多一整天，总觉得昏昏沉沉的。

昨晚一整夜没有睡好。我觉得有必要和曲老师好好谈谈，虽然是误会，也应该解释清楚。即使她调走，也该心情愉快地走。

上第八节课的时候，教研室里只有我和曲老师。我倒了杯水送到曲老师办公桌上，小心翼翼地说，曲老师，我们好好谈谈吧。若是因为我惹得您生气，您尽管批评，打我也行。

哼，咱可不敢打你。你是大学生，国家的人材！

我心里一阵难受。努力抑制住，平和地说，曲老师，您身体不好，我一直没有去看您，可是，也许您不知道，我每天都在给学生补课呀。

补课？——那是拆台！我早就想跟你说道说道。

我好像被击了一棍。真没有想到，曲老师竟会这样想！

正这时候，随着几下轻轻的叩门声，进来一名女同学——曲老师的数学课代表。她很有礼貌地向我们鞠躬，然后对我说，周老师，这节课是自习，同学们都在等着您去补课呢。

犹如伤口加了盐，曲老师愤懑之色溢于面目。她哼了一声，脸扭向窗外。不知怎的，我当时竟冲出了这样的话：去吧，去吧！你们上自习吧！

课代表一愣，眼圈儿里便涌出了眼泪。她回转身，默默地走了。我后悔，自责，内疚，我怎么能这样！

教研室里静静的，我们默默地坐着。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曲老师转过脸来——我非常吃惊，她的眼睛里竟噙着泪水！

我哪点对你不好？没有老师，你能上大学？翅膀硬了，就来挤老师——我真是教出罪来了……她的眼泪吧嗒吧嗒落在桌子上。

酸涩的心即刻缩紧了。然而我并不认为在“挤”她——我的老师，我压根儿就没有过那种想法。我不过凭着自己的良心，尽了一点作教师所应尽的责任。冰寒于水，水为之——学生胜过老师，这是常有的事，也是很自然的事。人类发展的历史，不也同样是一代胜过一代吗？如果不是这样，人类会永远停留在猿人阶段。也许，我的到来在客观上“挤”走了曲老师。不过，那也是工作的需要……

我问心无愧。

可是心依然浸泡在苦涩中。

要下班的时候，田阿姨打来电话，让我明天务必到她家去（我猛然

意识到明天是星期天)。我推说身体不舒服，撂了电话。

9月27日 星期一 多云

曲老师就要走了，今天是她到校的最后一天。

看着曲老师，我的心里不由得又一次翻腾起来，而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剧烈。为什么呢？我不知道。

如果站在第三者的位置上，我将怎样客观地评价这件事呢？我会说，这很自然。本来，儿子比老子更健壮，孙子比爷爷更聪明，这无论对谁来说，都是值得欣慰的事。可是，同样的道理用在事业上，为什么竟会得到恰恰相反的解释？现在不正是这样吗？——看得出来，很多老师都很同情曲老师。也许，我本来不该回母校工作。或者即便来了，也应该将自己的一切绝对地置于我的老师之下，不能逾越分毫。或者我本不应该上大学，因为曲老师就没有上过大学……啊，我痛苦，说不出的痛苦——这种不招即来，挥之不去的痛苦，使我时时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其折磨，受其压抑……

曲老师就要走了。我要去送她，向她告别——学生尊敬老师，这是我一辈子都应遵守的准则。

校门口，曲老师在同一些为她送别的老师说话。她脸色苍白，神情黯然。一阵秋风吹过，几片树叶飘飘悠悠落在她们面前，似乎更增添了一点悲凉的气氛——其实客观地讲，这秋风吹落叶不过同春天里树木的抽枝发芽一样，都是自然界中的客观规律。所谓感情色彩不过是人为的东西。

我走近她，叫了声曲老师。

大家的目光同时转向我，所有的眼睛都带着惊奇。

曲老师看我一眼，冷冷地说，我不是你的老师！

我心里一阵酸楚，泪水一下子涌满了眼眶，模糊了视线……

预备铃响了，这节课是我的课！

我慌忙擦去眼泪，机械地向教室走去。

……教室里格外静，静得异乎寻常。我的心却极不平静。是不是应该汲取教训，引以为戒？——我忽然产生了这样的念头。不过我立刻就察觉到，这是非常违背良心的。假使这样做了——从今以后，我在母校的所有老师面前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学生——不要再发生像今天这样不愉快的事。可是，随之而来的将会是无尽的内疚和自责，将会是无限的空虚和苦闷……

忽然发觉同学们都在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瞬间，我察觉到我的失态。我打开书——无意中映入眼帘的是书签上但丁的名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吧！

心里又翻腾起来了。

——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反正，我的老师我都得罪了，我还怕什么？

我极力用平静的声音说，我们开始上课。

……

# 街坊邻里

## 稽伯伯

稽伯伯经常挨打。挨老伴苏姨打。

稽伯伯生得有点老相，遗传性的秃顶秃得很厉害，秃顶上闪着磨光后的山核桃样的亮光。苏姨却显年轻，有韵致，神情举止都会使人想象出她年轻时的漂亮。街坊邻里闲聊的大娘大婶就常说：好汉无好妻，赖汉娶花枝，啧啧。

苏姨打人时也不鲁莽，反倒更显得柔媚。苏姨使出浑身气力抡起拳头，擂鼓样雹击稽伯伯后背。稽伯伯却显出极其舒坦的模样，一动不动，还不时回头嘿嘿笑。苏姨打累了，就含着泪花噗哧一乐，结束战斗。

当年，稽伯伯和苏姨的结合很有些戏剧性。苏姨是个地道的大家闺秀，祖上是满族正黄旗，祖父、父亲皆为大清军官，家财万贯。然而自古红颜多薄命，她八岁丧父，十四岁殇母，由姑母抚养成人。所以每看《红楼梦》必为黛玉抹眼泪。其实苏姨性格中，既有黛玉的多愁善感，又具熙凤的敢做敢为。

苏姨国高毕业那年刚好十九岁，她姑母富太太便托人为她择婿，条件只一个，人一定得本分，免得侄女将来受气。媒人寻来寻去，就寻到了

稽伯伯。单论长相，稽伯伯是完全有资格做苏姨丈夫的。稽伯伯年轻时很英俊，这一点有照片为证。这就难怪苏姨当时会受骗上当。富家虽大户高门，但富太太对侄女的终身大事还是有些开明的，既包办，又要征得侄女的意愿。富太太特意嘱咐媒婆老万婆子，无论如何要请男方见上一面。可八面玲珑的老万婆子硬是没能请得动（后来知道，稽伯伯当时根本不敢去），最后只得用照片代替。那时的照相馆既租衣服又化妆。稽伯伯身着背后画着巨大铅油号码的料子服，再经人一拾掇，就一下子由个穷酸窝囊的小学徒变成一位风流倜傥的少爷公子。老万婆子笑咪咪将照片拿给富太太看，富太太不禁喜上心头，随即便叫侄女来看。苏姨款款而出，羞羞答答细细看了一回，实在挑不出半点毛病，最后低头默许。富太太大悦，婚事一拍即合。富太太给侄女买了房子嫁妆。稽伯伯没花半个铜子儿，连人带物，一律白得。可好景不长。沈阳解放前夕，金圆券如同手纸，一个金镏子换半口袋高粱米。为了活命，苏姨的财产逐渐变卖殆尽。后来只留两件小东西作纪念，一件是一个古香古色玲珑可爱的梳妆匣，另一件是一把古朴典雅做工精细的小酒壶，然而“文革”时却都被稽伯伯破了“四旧”。为此，当然后背免不掉一顿捶。

稽伯伯家里来了客人，都由苏姨出面，稽伯伯自觉回避。遇上稽伯伯的客人，实在无法退隐，只得勉强陪坐，嗯嗯啊啊点头，再就剩下了反复地搓手。稽伯伯本不吸烟。但有时闲极无聊，背地里也发雅兴，耍弄一二。苏姨窃笑，却也不加干涉。但外出作客面临敬烟，则要留心苏姨的眼神儿。苏姨若说：他咳嗽，不能抽。稽伯伯便说：不抽了，我咳嗽。苏姨若说：不怕咳嗽你就抽。稽伯伯就美美地吸。

只有每月发薪“交柜”时，稽伯伯才会现出抑制不住的优越感。那时，人均月工资六七十元，而稽伯伯已是八级制版工，月薪百余元。“交柜”时每每将工资袋啪啪拍出两声脆响，尔后递上。苏姨接过，抽出一张伍元钞票复递回，期待中的稽伯伯就默然一笑。



稽伯伯薪水多，是因他学徒早。他十七岁闯关东，从山东潍县一口气逃到奉天，拉洋车卖布打零杂，后来到南洋制版所当徒工。那时的徒工什么都得做，看孩子跑腿干杂活，就连老板和老板娘的夜壶也要负责倒净的。

稽伯伯离乡背井几十年，却从来不曾忘记家乡。凡与山东老家沾边便一概好。每吃菜，必炫耀山东大白菜，同时大加诋毁东北人渍酸菜。苏姨曾多次故意当他吃酸菜炖猪肉香出满头大汗时问：酸菜好吃吗？对曰：好吃。但不抵山东大白菜。

稽伯伯生活很是幸福。每隔几日，苏姨指着洗得透亮迭得板正的衬衣，说：该换换了。他便换换。家务几乎不做，便不会。有一次苏姨生病想吃面条，稽伯伯主动下厨房。见炉台上有盆和好的面，当然就省略了一道手续。面条很快就切出来，尽管很粗糙。下锅。过一会儿，臃肿的面条很调皮地将锅盖高高擎起，根根状如擀面杖，大惊，细看，竟然做了锅发面面条！

稽伯伯粗心，就连钥匙也常常忘记。苏姨就将钥匙拴了绳，像对学生那样套在他脖子上。稽伯伯自然不好意思，就将绳改短，系于上衣第二颗纽扣，钥匙放在口袋里，像揣怀表一样。

一次，时间大约是八月份，天气酷热。苏姨夜班。上身只穿了背心的稽伯伯去厨房拿什么东西，顺手就将伸着暗锁舌头的门嘭地关死了。那时，一双儿女正在渤海对岸的山东半岛上度暑假，稽伯伯就只能望门兴叹。因为钥匙像怀表那样系在上衣第二颗纽扣上。袭袭凉风将夜幕吹落，没着没落的稽伯伯将门帘摘下披挂在身，直等到天亮。清晨，下了夜班的苏姨扭开大门后惊讶不已，见稽伯伯正蜷缩在门帘下，脑袋一垂一垂打瞌睡。问明原由，苏姨气得噗哧一乐，就擂鼓样捶他后背，嗔道：你呀你！我就怕这种情况，特意把钥匙从你上衣拿下拴到你裤带上——你掏掏裤兜！稽伯伯赶紧去掏，果然掏出一把金灿灿钥匙，钥匙绳就拴